

第一章

夏 天

从春天开始，爸爸便盘算着带海瑟薇和妈妈去海边。

海瑟薇从来没有见过海。长到十三岁，海仍然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中：澄碧的颜色，连接着同样澄碧的天空，仿若一匹巨幅丝绸。关于海的遐想，充满了浪漫温情的色彩，和美人鱼联系在一起。至于海的深不可测，也是一种神秘而美丽的诱惑。

计划中要去的海边，在泰国的南部，叫攀牙海湾。据说，那里有美到极致的海滩和位于半山的酒店。除了冲浪和潜水，还有与海鱼和鳄鱼嬉戏的项目。

“好好安排一下，我们在那里畅快地住上一星期。”爸爸兴致勃勃地说。关于这趟旅行，他好像做了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计划——要参加哪家旅行团，住在哪里，准备带上些什么东西

……听起来很诱人。

说起来,这么奢侈的旅行对海瑟薇和妈妈来说都是一件遥远的事。每年假期结束,同学之间都会互相交流各自的旅行经验,海瑟薇却很少加入。这种场合,她多半会陷入孤独和自卑的阴影。海瑟薇回家抱怨说自己从没住过旅馆,但妈妈说她住过:那是在她刚出生的时候,爸爸和妈妈带她去附近的森林度假村,在小木屋里住过一夜。但对海瑟薇来说,全家出行的记忆是空白的。哪怕妈妈给她看了当年他们全家在森林小木屋前的合影,海瑟薇依然无法想起。照片上的婴孩不过十几个月大,被妈妈抱在怀里,怎么可能记得呢?妈妈有时真幼稚,海瑟薇想。

上初一时的一个雨天,妈妈在厨房里切菜,海瑟薇走到妈妈身边洗手。妈妈从后面轻轻惊呼一声:“薇薇,你长得比我高了呀!”两个人马上踢掉拖鞋,赤脚站在地砖上,背靠背比身高。果然,海瑟薇比妈妈高出了好几厘米。“有一米六三了吧,”妈妈摸摸海瑟薇的头和肩膀,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就盼望着能长到一米六三。可到最后,还是没能如愿。”她悻悻地说,好像还在为少女时代的遗憾感伤。海瑟薇“嗯,嗯”应着,倒也没有欣喜若狂。其实,超出妈妈的身高,那是自然而然的事,班上好多女生早已比自己的妈妈高出半头了。

妈妈喜欢大惊小怪,芝麻大的事情都会唏嘘不已。妈妈在

做少女的时候，一定是那种长不大的类型，任性，娇弱，还有点儿蛮不讲理。这种脾气等到做了妈妈都没有改掉，她时常会为琐碎小事和爸爸较劲。因此，家里时不时生出莫名其妙的不愉快事件。幸好，对于父母不冷不热的状态海瑟薇已经习惯。或者说，她从没有仔细考量过父母的婚姻状态好或者不好。只是偶尔，当目睹别人的父母在外人面前做恩爱状时，她的心底才略有波澜，不过，也是稍纵即逝的那种，容不得她沉浸和思考。

爸爸提出夏天要去旅行，那是再好不过的消息。海瑟薇很轻易地被爸爸鼓动起来，从春天开始，便热切地盼着这趟旅行。

然而，从春天到暑假，却似乎格外漫长。

爸爸还是像往常一样早出晚归，休息日也会外出。这也难怪，因为爸爸在企业里做销售。妈妈则不再像过去那样早睡，总是要等到爸爸回来后才睡。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海瑟薇说不清楚。等爸爸的时候，妈妈会打打毛线，看看冗长的韩剧。爸爸回来后，妈妈再给他热一碗红枣莲心汤，等他洗完了澡一起休息。这种情形在前几年是没有的。那时候，妈妈没有等爸爸的习惯，爸爸不回来，她也会自顾自睡觉。其实，从很多年前，妈妈就没有固定工作了，她从保险做到化妆品和保健品直销，白天经常见不到人，但到了晚上，多半是在家里的。

海瑟薇见他俩在深夜昏黄的灯光下说说笑笑，便装作去别

的房间拿东西,从他们身边走过去。他俩见了她,会不自觉地停止说笑。因此,海瑟薇始终没听清楚他们都说些什么。但不管怎么说,海瑟薇还是能感觉到,这几年爸爸在做着努力,尽量让她和妈妈开心。或者说,他是在弥补某种曾经的遗憾。但那具体是什么,海瑟薇说不清楚。确切地说,她并没有用心去想过。

去旅行的时间已经定下了,是七月的第三个星期。那段时间,正好是海瑟薇暑期英语补习班的空当,爸爸趁机安排了休年假,妈妈则把回老家的时间改了期。这样,所有的安排都围绕着旅行了。

到了七月初,全家开始正式为旅行做准备。她陪妈妈去超市购置了密封饭盒、方便装的小药盒、旅行专用的化妆品小罐,以及大号的拉杆箱。妈妈还特意换了副大框架的太阳镜,把原先那个索尼数码相机也淘汰了,添置了新款的松下 FX33。至于必需品一览表,妈妈早就写好了,备好一样,随即勾掉;想到了,再加进去,准备好了又勾掉。

一切都有条不紊、生机勃勃地进行着。

待到他们登上飞机,跟着十多个人的旅行团到达了攀牙海湾,原本只是在勾画中的旅行才变得真切起来。而海瑟薇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非常清晰地体会到全家旅行的滋味。虽然仍然是三个人在一起,但因为空间的位移和环境的变化,旅行将

平日家常化和庸俗化的生活变得诗意起来,至少,可以让忧郁烦躁的人暂时获得好心情。

在这个旅行团里,除了海瑟薇一家,还有一对年轻的情侣、一对老年夫妇,以及五个结伴同游的男女,海瑟薇是唯一的孩子。相比之下,海瑟薇更喜欢那个生龙活虎的五人组合。在飞机上,他们中的一个短发的年轻女子首先和她搭话,并且就海瑟薇的姓氏进行了一番探讨。说话的当口儿,五人组合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插话说,海姓也许是回族的吧。海瑟薇点点头,觉得那个伯伯挺博学。几个人相互交谈的时候,有三言两语飘过来。妈妈凑在海瑟薇耳边说:他们好像是媒体的人。原来如此,做记者的,当然见多识广。

等到吃完了第一餐,海瑟薇基本弄清了五人组合成员的身份:短发女子叫柯芮,是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;戴眼镜的中年男人,被戏称为“猪伯伯”,本名不详,是出版社的编辑;那个刺猬头造型的小个子男人是电视台编导,看不出年龄,似乎很年轻,但他的同伴都叫他“费老师”;另外两个接近中年的女子,分别姓闻和王,在同一家报社工作。他们五人在一起,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其他人有时也会加入他们的谈话,企图从这些媒体人士那里得到一些所谓的“内幕新闻”,他们似乎也乐于谈。于是,十几个人很轻易地融洽起来。

“午餐后稍事休息，一点半大堂集合，如何？”导游是个黑瘦的泰国华裔小伙子，他挥挥手招呼大家。大家答应了一声，然后做鸟兽散，回到各自房间。

海瑟薇和爸爸妈妈同住一个房间，只是在窗口那里加了一张小床而已。好在房间很大，并不显得拥挤。大床是欧式的，有四根奶白色的柱子，床罩洁白平整，让人不忍心去弄皱它。透过敞开的宽大的窗子，望得见海，海水的颜色与海瑟薇想象的一模一样，蓝得让人心疼、心醉。窗与阳台相通，走出去，能望见远处壁立的陡峭的山峰，还有无边无际的海滩。而阳台底下花团锦簇，香风飘送。那气味被海边飘来的轻灵的薄雾烘托着，熏得人昏昏欲睡。海瑟薇打了个哈欠，又在阳台上站了很久，才回到房间里。

妈妈站在行李架旁边收拾箱子，把需要用的东西转移到随身的小包里，又对爸爸零零碎碎地嘱咐些什么。爸爸在洗手间里刮胡子，剃须刀发出的嗡嗡声让她们仿佛身处蜜蜂围绕的花丛。爸爸一边刮胡子一边做着打算：傍晚，他们三个人一起去海滩上散步，得多吃点儿这里的海鲜，还要带些纪念品回去，分送给谁谁。他们的计划像楼下的花草那样茂盛而美丽。

“很久没有给你好好拍照了，这回得多照一些。”爸爸用毛巾擦着脸从洗手间里走出来，看着妈妈说。妈妈以甜蜜的笑回应，这样的表情让海瑟薇感觉有点儿陌生，却陡生心安。这个

夏天真好。要是来得早一些,也许更好。海瑟薇想。

下午的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。

旅行团成员分别坐上四条橡皮艇,驶向宽阔的海面。

在攀牙海湾的第一天,让海瑟薇一家重新认识了海。

人在郁闷的时候,真的应该去看看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爸爸的安排实在明智。

每个见过海的人,都会在心里拥有属于自己的海。烈日下的海、夕照下的海和星光下的海当然也不一样。烈日下,是一幅碧海蓝天的景致,海水折射出各种各样的蓝和绿。如果风和,它便是一匹光滑的绸缎,淡绿、墨绿、靛蓝、深蓝,层层叠叠,激荡起伏,仿佛被巨手拨弄的竖琴;乘快艇游海,却是刺激惊险的体验,剧烈颠簸,风驰电掣,犹如驾马疾奔,海水是泡沫,是乱云,是烈日下白茫茫的荒原。夕照下的海水是血的颜色,有一丝悲凉,有一点儿凝重,是沉静的抒情诗。星光下的海,在呢喃,在深情诉说,游轮平稳航行,里面的喧闹和灯红酒绿与外面的宁谧和忧伤,恍若两世相隔。体验不同情境下的海,犹如游历迥然相异的心境,或清朗,或奔放,或沉郁,或安宁……

而眼前的海又不同于以往想象中的海。你会产生错觉,以为这里的海水永远是温暖、诗意的,即使在深海,再胆怯的人也敢纵身海中,与身边斑斓的热带鱼游戏。这海,白舟点点,被苍翠的山环抱着,清澈见底,深一块,浅一块,可以游,也可以松弛

地躺在水面，一不小心，就可能被微笑的鱼温柔地“吻”到指尖。来这里的人从来没有想过，海居然能给人如此笃定的信任感，令人心事全抛，有的只是与海水融合的松弛的心境；也从来没有想过，人可以和深海的鱼如此亲密地接触，近到可以抚摩它。于是，经验也变得不真实起来。

“海如果都像这般平静，多好。”妈妈感叹道。是的，如此温顺的海，谁不想亲近呢？

“那是表面。海发起脾气来，你逃都来不及呢。”导游听到了，接口道。

海瑟薇吐了吐舌头。

那边的皮艇上，传来柯芮的开怀大笑。五人组又在说笑话了。

当天晚上，海瑟薇一家没有按原计划去海边散步。前一天没有睡好，加上旅途劳顿，又玩了一下午，三个人都感觉累了。爸妈达成一致意见，第二天傍晚，再去海边看落日。

旅行第二日，旅行团成员之间更加融洽。每到一个新景点，柯芮都要率领大家投入一场购物探险。她眼光独到，英语又好，还善于讨价还价，当地人看到她似乎深感亲切。当团里的女人都乐颠颠地尾随她的时候，爸爸和团里的其他男人就会在海边的露天咖啡座上坐一会儿，喝一杯冰镇啤酒。

第二天,海瑟薇和妈妈买了第一批纪念品:几件图案别致的T恤衫、一只手编提包、几瓶植物精油、一些有趣的贝壳工艺品,外加给爸爸的橘红色遮阳帽——来了以后才想起来忘记带帽子了。

海瑟薇举着帽子奔向爸爸。爸爸和猪伯伯、费老师正在碰杯,他们好像谈得很投机。看见海瑟薇,爸爸一把揽过她的肩,海瑟薇趁势把帽子戴在爸爸头上。

“好看吗?”海瑟薇从小包里掏出镜子来给爸爸照。

“好看。”爸爸朝镜子晃了一眼,说。

“看上去年轻十岁!”猪伯伯站起来,叉着腰向爸爸打趣。

不远处,有五六个冲浪者正骑在浪头上。他们手抓着冲浪板在海湾上浮游,一旦有浪头过来,便通过助跑站到板上,顺海浪来到海岸的近处。等浪头低落下去,他们便失去平衡落入水中。然后,他们收回冲浪板,再次双手划进,穿过海浪,返回海湾。如此周而复始。海瑟薇看得出了神,她感觉自己在用眼睛和冲浪的人一起追逐波浪,单调反复却又乐趣无穷。

不知不觉到了傍晚。

旅行团的人早早地吃了晚饭,计划一起去海边看日落。除了那对老年夫妇,其他人都附和着要一起去。猪伯伯冲大家晃了晃手里的专业级相机,说要给大家留影。导游本来打算一起去,但忽然接到了电话,称家中有事。反正,看日落本来就属于

自由活动项目，导游客气了一番，便回了家。

“走吧。”猪伯伯朝大家挥挥手。他们都等候在咖啡馆的遮阳篷下，仿佛一支小型的步兵班。这样，一行人说说笑笑，就向海滩进发了。

猪伯伯和爸爸走在前面。爸爸戴着新买的橘红色遮阳帽，穿着白色T恤和蓝色沙滩裤，从后面看，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。有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，傍晚的风和白天相比清凉了许多，带着一种沁润肺腑、不期而至的喜悦。他们沿石板小径走进了一片灌木丛，走不多远，拐个弯，便出了树丛，眼前就是无边无际的海滩。

在海滩的另一面，是起伏的山峰，仔细看，山上的树木都严重变形，山上零星地散落着几座被掀掉了房顶的木结构房屋，显然早已被人弃置。费老师边走边分析，这可能是以前台风造成的后果。大家便惊叹，自然界确实严酷。

一路上，海瑟薇、妈妈和柯芮她们并排走。同行的闻老师家有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，她喜欢向海瑟薇打听一些中学里的读书情况。妈妈作为过来人，也总有一些经验和她分享。

“这海滩可够长的呀。”爸爸的声音从前面飘过来。他回过头来看了海瑟薇和妈妈一眼，他的墨镜镜片在夕照下闪烁。海滩上，一艘拖网渔船泊在岸边，不住地碰撞着码头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。海水看上去很平静。

沿着海滩大约走了二十分钟，一行人走走停停，背对着行将落下的太阳拍照，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很远。那夕阳，醉了似的慢慢地接近了海平面，海面被晕染成了一片金黄，波光粼粼的水面让人感到安心。

这里的海滩空无一人。

一行人只顾着欣赏落日，谁都没有在意前方一块写着英文警示语的白色木牌。

海瑟薇干脆脱掉鞋子，撒丫子奔跑了几步。爸爸和妈妈追了上来。

“多漂亮啊！”海瑟薇指着远处的落日大声说。此刻，海正敞开博大的胸怀迎接落日缓缓沉入。

爸爸往前疾走几步，面朝落日举起了相机。

之后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，谁都无法预料。

那是一段令人窒息的空白，时间仿佛停顿了。具有重量的过去一下子在美丽的海滩上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将来又处于极其遥远和黑暗的地方。当所有人猝不及防地跌入地狱般的现实时，他们已经面对恐怖而残忍的现在了。

据后来的报道，当时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强烈海潮，平静的海面转瞬之间面目狰狞，掀起数层楼高的巨浪，如一条巨舌舔了舔海滩之后，又像魔鬼的影子一般消失得悄无声息。海瑟薇在恍惚中感到自己的胳膊被拉了一下，她叫了声“爸爸”，便跟

着众人向远处奔逃。大约几分钟后,海潮神秘地退去,众人惊魂未定之余开始清点人数。幸好,大家都毫发未损,但是,海瑟薇的爸爸却不见了。

爸爸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连一只鞋子都没有留下。他们找遍了重新恢复平静的海滩,一无所获。这时候,天已经暗了,惊慌失措中,他们报了警。

所有和警方的交涉都是通过柯芮。

“你的英语讲得不错呀。”负责此事的警察说。但柯芮无暇理会这位警察的幽默,她不停地向警察询问各种各样的可能。此时,警方派出的搜救队已在海上搜寻两个小时了,仍旧没有任何消息。

妈妈已经哭得没有力气了,海瑟薇也只是一味地哭。

“你们太粗心了,”警察深深叹了口气,“警示牌上写得清清楚楚,那一段海滩是最危险的,以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故事。”

“有生还的人吗?”妈妈止住眼泪,问警察。

“看运气吧。”警察耸了耸肩,犹豫了一下,说,“大海平日里非常温顺,可有时也会大发脾气,置人于死地。运气好的话,没准儿它也会发发慈悲,放人一条生路。谁知道呢?但在没有结果之前,你们先别太悲伤,我们都为你的先生祈祷吧。”

妈妈无助地点点头。此刻，她的确什么都做不了。

海瑟薇被柯芮拉了过去。

“小姑娘，你可要坚强，”柯芮按住她的肩说，“如果你妈妈垮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垮！”海瑟薇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她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柯芮的话。

一天过去了。

又一天过去了。

没有爸爸的任何消息。

因为突如其来的事故，全团的旅行被搁置了。其余的人，轮流来陪伴海瑟薇和妈妈。

妈妈粒米不进，终日躺在床上昏睡。有时，她又会突然醒来，惊慌失措地问：“忠良有消息了……有消息了吧？”忠良是爸爸的名字。

海瑟薇的情绪略好些，除了照顾妈妈，有时，她会一个人久久地站在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海。她试图在茫茫海滩上发现一个橘红色的点；或者想象不期然地有人来敲门，爸爸就站在门口。但是，想象中的场景在脑子里预演了无数遍，仍旧没有发生。

每一天都过得如同在梦境中。

离回国的日子只有一天了，仍旧没有爸爸的消息。

到了第五天早晨，外面下起了雨。海瑟薇比妈妈醒得早，

她呆呆地望着熟睡中的妈妈。这些天,妈妈太累了,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。想到生死未卜的爸爸,海瑟薇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,本想忍住,但一想到以后即将面对的现实,她竟泣不成声起来。

也许是她的哭声惊动了妈妈,妈妈睁开了眼睛。海瑟薇看到妈妈眼中有一丝光亮划过,但很快暗淡下去。妈妈开口的第一句话是:“薇薇,你爸爸不会回来了。”

海瑟薇一惊,收住眼泪。她不知道妈妈想说什么。

“我昨晚看见你爸爸了。”海瑟薇以为妈妈在说胡话,但接下去,她马上确信妈妈的头脑很清醒。“我是梦见他了。”妈妈的声音低下去。

“爸爸在梦里说什么了?”

“很神奇,”妈妈呆呆地望着行李架上的拉杆箱,“我都不敢相信。你记得吗?这拉杆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买的。”

海瑟薇点点头。

“昨天这个梦里,我好像被什么声音惊醒了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,看见从拉杆箱那里射出了一道金色的光,那光带像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,一直射到我的床上……我虽然没有看见你爸爸的脸,但我心里明白……明白那是你爸爸在和我们告别……”

“妈妈……”海瑟薇轻轻叫了一声,眼泪夺眶而出。

“听我说，”妈妈打断她，“我知道，在回国前，警察局肯定不会给我们任何消息了。你爸爸是来告诉我，不要再找了，他已经走了……”妈妈说着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妈妈哭了很久，海瑟薇陪着妈妈一起哭。渐渐地，妈妈的哭声低了下去。她站起来，去洗手间擦干眼泪，又拿来毛巾，给海瑟薇擦。

海瑟薇止了哭。母女俩对视了一会儿，妈妈紧紧地抱住了她。

“明天，我们得回去了。”妈妈说。

海瑟薇点点头。

是的，签证马上到期了，她们不得不回家。

她们又一次去了出事的海滩，但是没敢走近，只是坐在远处默默地望。大约望了一个半小时的光景。这一个半小时，如同几个月，或者几年。海瑟薇只管机械地用眼睛追逐波浪。母女俩没有对话，只是静静地望着。

海瑟薇不顾妈妈的劝阻，从草丛中采了一朵不知名的紫色的花，插在了爸爸消失的地方。一阵细浪过来，把花茎打折了，花儿被细浪卷到了海里，不见了。

海瑟薇的眼泪又下来了。她在心里默念：“爸爸，再见！”

攀牙海湾之行对海瑟薇母女来说，犹如一趟地狱之旅。隔

在两段时间之间的，似乎不是那短短七天，而是深不见底望不到边的巨壑。

妈妈有时会喃喃自语，又似乎在对海瑟薇说：“你爸爸没做错什么，你说是吗，薇薇？”是的，很多人还有梦想，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更没有做好离去的准备，甚至连昙花一现的机会都没有，就静静凋零，根本不用走到死亡的边缘来感叹世事无常。一切都在转瞬之间。

有时，妈妈会说：“我不相信你爸爸真的走了，不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吗？如果真的出事了，会有遗体什么的。我想，你爸爸不过是和我们开了个玩笑，暂时躲开我们一下……都是我不好……”然后，重重地叹气。

其实，海瑟薇更愿意相信妈妈这些话。有时，她会恍然产生一种错觉，爸爸只是暂时去出一趟长差，过一段时间还会回来的。

生活不得不继续。

妈妈知道必须设法让自己振作起来，因为还有明天，还有海瑟薇。这一点，母女俩没有交流，但海瑟薇感觉到了。那个喜欢像少女般任性的妈妈不见了，她的话少了，人更沉郁了。这种感觉让海瑟薇安心，但又有点儿害怕。

爸爸的事情除了亲戚之外，妈妈谁也没有告诉。因此当同桌秦湘向海瑟薇打听攀牙海湾之行的时候，她也只是轻描淡写。

带过,没有多谈。不知道为什么,母女俩都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什么,似乎一旦承认了现实,就连最后一点儿渺茫的希望也失去了。

妈妈似乎比以前更忙了,除了直销玫琳凯化妆品,又增加了安利产品的直销。她总是准备好早饭,看着海瑟薇吃完后,才打扮得体地出门。而常常地,海瑟薇已经到家,还不见妈妈进门。天快擦黑的时候,门外的钥匙才响,妈妈进门,风风火火地换下衣服,穿上家居的裙子。如果天热,她干脆脱得只剩下内衣直接走进浴室洗澡。爸爸不在,妈妈在生活上似乎更随意了些。洗完澡,她又径自走进厨房做饭,往煮沸的水里下面条。

近些日子,她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面条,只是常变些花样,从冷面、拌面到意大利面,兴致好的话,也会偶尔吃上一顿米饭,但配菜相对简单,不用起油锅,多是凉拌的那种。母女俩坐在餐桌两边,面对面地吃饭,各自刻意地找出话题聊天儿。她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谈爸爸,但周围的空气中,爸爸却无处不在。在饭桌上,妈妈总是习惯多放一副碗筷。那是爸爸的。

“再来一碗吗?”

“好。”海瑟薇把饭碗递给妈妈。妈妈添了半碗饭给她。

“真好吃。”海瑟薇赞扬了一句,想讨好妈妈。但妈妈脸上没有表情。

“看新闻吗?”妈妈随手把电视打开。海瑟薇目不转睛地